

# 竹

储劲松

枕边有一册板桥郑燮画的竹子。竹是墨竹，竹节劲峭如小兽的腿骨，参差错落几欲断成几截，竹叶枯淡浓湿，似燕集相语，里面有淋漓的烟光和露气。竹边偶尔画一块顽石，一丛幽兰或者几株小笋，石头奇崛苍古有肉感，如福祿寿仙翁突出的前额，嫩笋尖尖神采秀澈，芷兰之香溢于纸外。竹君子，石大人，兰处士，三者都是高士，是放逐人间的散仙，如果联想到吃和采，哪怕是一念，就是罪过。夜阑时每闻细密风雨声，披衣起床推窗一望，院子内唯有婆娑月光和墨团花影，床头唯有潇竹散逸纵横，满纸淡烟古墨青玉枝。

板桥种竹画竹写竹四十余年，誓不做前人墨奴，于纸窗粉壁天光月影中，日夜观赏揣摩苦节临写，终有鬼神暗中助之通之。画册非原画，也有神灵附体，只可清供不可褻玩。板桥说：“盖竹之体，瘦孤高，枝枝傲雪，节节干霄，有似君子豪气凌云，不为俗屈。”板桥的字行书有隶意，笔画硬硬制刚，笔势清健豪迈，所谓“六分半书”，也有竹子的骨骼和风神。其写竹诗十数首卓尔不群，“写取一枝清瘦竹，秋风江上作鱼竿”一句尤为玄妙。

少小有一个时期爱绘画，当是学课文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受了鲁迅先生描绣像的影响。画人像，画静物，画山河画画草木，也坐在竹林中的绊地根草毯上画过竹子。怎奈资质太差，也没有老师可以请教，涂鸦出来的画粗劣不堪。

老家的东面有一片竹海，分成了几个部落，毛竹、水竹以及箬竹。毛竹骨节粗壮枝叶纷披，是竹海的统治者，其边缘是顾长温婉的水竹，被挤到坡旁和角落里的是箬竹，叶子宽长竹竿细矮，乡人称之莲箬。以金陵十二钗作比，毛竹是正册，水竹是副册，箬竹是又副册。这个比喻自然不佳，勉强说明植物界一样有领地之争而已，如同奥林匹斯山上的神也有主神和诸神之分。

乡间传说，个子矮的孩子，在月朗风清的夜晚，独自一人竹林里摇毛竹会长高。其祝词是：“竹子爷，竹子娘，你长粗来我长长。”我没有摇过竹，个子也不高，爬竹子以及用新生竹枝和金樱子编花环的事倒是常干。也在竹林里早读、唱歌、睡大觉，与村里的发小持竹剑照着剑谱学剑术，想象着有一天青衣斗篷行走江湖，一舞剑器动四方。读了金庸先生的《射雕英雄传》，还挖竹鞭做过打狗棒。

毛竹可作竹器，筵箕、笥箕、簸箕、扁担、稻箩、提篮、蒲篮、蒸笼、挂枷、竹耙子、竹帘、竹席、竹床、竹椅、竹碗、竹筷、竹橱柜、竹楼梯、竹阁楼，都可围篱笆，做引水的水笕，形制数十上百种，家中器具多半是毛竹剖篾编织而成。用久了的竹器，因为手和肌肤的摩挲，沾了血气，似也成了灵物，表皮能红光洁如古玉。筵箕稻箩之类的竹器，使用频繁又兼日晒雨淋，很容易朽坏，于

是每隔三五年，家中就请篾匠师傅来做几天活计。伐下的竹子堆在稻床上，篾匠和他的徒弟们一大清早就远道赶来，破斫削刮条分缕析，篾刀到处一片哗啦啦脆响，所谓势如破竹。竹香随风流动，好闻得想打喷嚏。我们这些孩子必殷勤地给师傅递烟倒茶，央其做一把宝剑、一张弓或者一个半自动竹弹弓，有一把好剑，尤其可以领一时之风骚。

篾匠破竹时，我和妹妹抢着帮父亲撕竹衣。竹衣是毛竹内壁附着的一层膜，雪白如精良的纸张，很薄也很有韧性，可作笛膜。父亲有一支竹笛，他傍晚从田地里劳作归来，吃完饭做好家务，就站在窗前横笛而吹，眼睛盯着曲谱，一只脚打着拍子。《牧羊曲》《摇篮曲》《一网鱼来一网粮》，一曲连一曲，音符如流水，与月光一起在村庄里流淌。父亲还有一把胡琴，琴身琴弓都是竹制，琴筒蒙以蟒皮。

母亲喜唠叨，父亲吹笛拉琴时却静坐在旁边纳鞋底，一脸慈穆的月光。父亲还担任过生产队的会计，因此乡人每每说父亲是才子，吹拉弹唱写字记账样样在行。逢着别人当面夸奖自己的丈夫，母亲嘴上反驳着，心里是受用的。受用的表现，是羞涩地低头，手上的缝衣针在头上划拉几下，然后借头油的润滑和顶针的推力，将针刺入千层底。母亲纳鞋底要的是竹箬，也就是包裹竹笋的壳。新笋开枝散叶时，竹笋纷落，捡拾回家在锅里烫平，用于剪鞋样。竹箬颜色深黑略带紫红，上有纹路，回旋状。我家小脚姑奶奶三寸金莲的鞋垫，要么是松针，要么是竹箬。也有人在竹箬的反面作画，粘于扇骨上，谓之竹箬画扇。

编米箩米筛要细篾，有一些竹器则需要锁口，如同从前裁缝做衣服要锁边，这时水竹就派上了用场。篾匠将水竹破析成丝，然后有纹路的一头钉上两块刀片，把竹丝放在刀缝中来回拉刮，直到细软光滑如柳条，再或编或锁，其精工很有点像隔壁素贞姐刺绣。水竹挂可做鱼竿，冲头上一户人家有一坡湘妃竹，做成的鱼竿更有风味，只是那家的老婆婆脸皱心硬，很难讨要，况且旁边还拴着一条大狗。

箬竹的叶子择来洗净，垫在蒸笼上蒸小麦粳，或者包粽子，清芬竹气渗入食物。也可编张志和《渔歌子》中写到的箬笠，以竹篾为骨架，箬叶为帽檐，反面缀一截花绳作绊子，下雨天戴在头上，绊子牢牢套到下巴上，上山下田都比雨伞方便实用。箬笠和蓑衣在旧时是很重要的雨具，穿戴的不单是乡野村夫，还有王公大人。《红楼梦》第四十五回“金兰契互剖金兰语，风雨夕闷制风雨词”，写宝玉风雨之夜去看黛玉，“一语未尽，只见宝玉头上戴着大箬笠，身上披着蓑衣。”惹得黛玉笑其是渔翁。我十岁出头的时候，家里还有一顶箬笠一件蓑衣，平时与蒲篮筛子一起，闲挂在

弄道的墙壁上，一到雨天，父亲就披挂整齐，拿着锄头去田里看护田埂。后来，蓑衣箬笠同众多竹器木器瓦罐陶钵一起不知所终。

居有竹，是贤达如王徽之郑板桥的清致；平常山野人家，屋前屋后尽是松竹，取其材用而已，不觉得松竹如何清雅高贵。“断竹，续竹，飞土，逐肉。”先秦古歌《弹歌》写古越国的原始先民用竹子制弓射箭狩猎，也是取其材用，无关虚心劲节。

竹海风涛沙渺簌簌，住在其中的人即使贫穷，也是有福的。那时候，西窗下常坐着一个清瘦的少年，在竹语或者竹雨声中读书写作，吹口琴弹吉他，风雨动竹子摇，心穆穆如磐石，有着与年纪不相称的安静。之后因为修路，老家拆除了，家里择地新盖了一座二层小楼，周边有松无竹，楼上客厅是一道玻璃大门，父亲问门楣上刻什么字，我说就刻“松风竹雨”吧。

老家已成菜园，然而竹海还在，记忆还在。前几天去竹林中走了一遭，看见一株老竹上还刻着发小的名字。从前顽劣，常在竹子初生竹箬剥落时，用刀在竹子上刻画。竹长字也长，竹老字也老，竹子老到红黄老到木白，那拙笨的手迹竟然有了汉代干支五行骨签之味。

记忆是个很奇妙的东西，会自动筛选甄选，留下美好的事物。比如它会剔除夏天竹海中的花蚊子。花蚊子学名白纹伊蚊，像小型蜘蛛，形体肥硕，色深褐，布着银白的斑点，脚粗而长，毒性远大于普通蚊子。竹林中闷热潮湿，花蚊子极多，哪怕是从竹林中路过，也必会被叮出满身的疙瘩。这些疙瘩奇痒，搔而越痒，露露水和风油精也奈何不得。若是叮到婴儿，其粉嫩的皮肤很可能会溃烂化脓，非得进村医疗室不可。花蚊子不仅躲在竹海中，也登堂入室，白天藏在家中阴暗的角落里，傍晚闻到人气，纷纷乱飞哼哼觅食，往往撞到人脸上。

昨晚在天柱山住了一夜。山庄卧于松林竹海之中，外墙以竹片包裹，房中衣挂是天然竹棍。清早起来站在走廊上，雨雾迷蒙湿人睫毛，涧底溪流冷然。在山庄后山独自走了一个多小时，仍未走出那片毛竹的海。山庄名为卧龙，初见时想起《左传》里的一句话，“深山大泽，实生龙蛇。”

今日春分，可食春菜。春菜以笋为极品。中午母亲做了一盘竹笋腊肉，一扫而光。肉是自家养的黑毛猪肉，腌在一个大瓦缸里，用咸菜叶拌和覆盖，可以一直保管到腊月。阴历三四月的腊肉，瘦肉红肥肉白，色是一流，香是一流，味是一流。笋非春笋，是从老家竹林中挖来的冬笋。一根春笋一竿竹，乡人是舍不得吃的，况且春笋味涩，吃了麻嘴。冬笋长不大，即使出了土也会枯萎朽烂，其味道更清香，也更脆更嫩，是天赐美食。冬笋配腊肉，见素抱朴，食之思无邪。

竹令人清，清节虚心清风徐徐，它的儿子竹笋也令人清，吃起来清香满齿一肚子白玉。食笋习俗据说起自成周，很古老了。《诗经》说“其蔕维何，维笋及蒲”，又说“瞻彼淇奥，绿竹猗猗”。数千年来，衍生成食笋文化，晋人戴凯著《竹谱》，宋僧人赞宁著《笋谱》，分别记载了七八十种竹子及其笋子的不同风味。古今为竹笋赋诗作文写字绘画者无数，我记得的有三个人。一个是陆游，他吃江西猫头笋，作诗说“色如玉版猫头笋，味抵驼峰牛尾狸”。一个是吴昌硕，画《竹笋图》，题诗“客中虽有八珍尝，哪及山家野笋香”。另一个是梁实秋，他的《笋》一文这样写，“春笋怎样做都好，煎炒煨炖，无不佳妙。油闷笋非春笋不可，而春笋季节不长，故罐头油闷笋一向颇受欢迎，惟近制多粗制滥造耳。”梁实秋出身还是太好，不懂冬笋之妙。

有一年山中访文友，吃到干竹笋煨肉片，竹有肉香，肉有竹香，至今念念不忘萦怀，似可谓之“竹肉”。竹肉不是肉竹，肉竹是音乐，肉为人声，竹为管乐，品音乐，古人早就说过，“丝不如竹，竹不如肉。”

竹林中倒真的有竹肉，是生在腐朽竹鞭上的菌类，名曰竹荪、竹菇、竹蓐、竹笙、竹参或竹蘑菇。“生朽竹根节上，状如木耳，红色，大如弹丸，味如白树鸡。”《本草》如是说。“竹菇，竹间草也，小如钱，色如胭脂，雨后丛生，离离可爱，惟阳羨山中有之，他处所无。”清人陈维松《丁香结》如是载。白树鸡又名白木耳，生于树上，也是菌类，状如白鸡，以白树鸡煮稀饭，名为白树鸡粥。竹肉不仅仅阳羨山中有之，有竹林处多有。吾乡有一个镇子叫菖蒲镇，沿河两岸多修竹，镇长启兵兄与竹农勘察竹林时，就采到了不少竹肉，并说竹肉煲汤，味极鲜美，说时舔嘴咽舌。还有一种竹肉如白伞，伞扇呈丝网状，老家竹海中曾见过，乡人不识，当毒蘑菇一脚踢个稀巴烂，暴殄天物莫过如此。

竹有寿，竹苞松茂，日月悠长，最长可以活到一百年朝上。老死前有的开竹花，花小而白，有淡香，花谢结竹米。竹米即竹实，是竹子的种子，色青味馨，甜，状如麦，可以煮了当饭吃。世传凤凰“非梧桐不栖，非竹实不食，非醴泉不饮”，可知竹实的罕见和珍贵。史传常以竹子开花结果为凶兆，借之附会成篇推演乱世史。其实竹子开花也不是十分稀罕，年年有相关的新闻，我做记者时就曾经拍过照片，竹枝披披裂裂变如意米的禾子，如水稻将熟。食竹实可以延年益寿。

天生异物，非异人不得食，食者也是天大的福气。容易做的是竹筒饭，伐新水竹截作竹筒，塞进糯米或香米，添加红豆绿豆和瘦肉肥肉丁各半，放在火堆上炙烤，待竹筒表面出汗，剖而手抓，抓而食，有仙家风度。

近世有人做竹酒。毛竹初长成时，以针筒将原浆注入竹节，一年后砍竹取酒，酒澄黄清冽。我喝过两回，不闻酒气只有竹香，薄醉时已是酩酊，竹味渗进骨头，飘飘然以为有魏晋风致。

竹多雅号，玉管龙种，青士君子，郁离潇洒，也有叫碧虚郎和竹郎的。郎骑竹马来。故园竹海中，也曾与三五黄毛丫头作骑竹之戏，如刀马旦花木兰穆桂英樊梨花跨竹嗒嗒嗒。可惜的是无青梅，不然竹海之忆，也多一份少年情。竹子是草。

“女孩子爱苗条，谁爱吃大鱼大肉？”接着又逗胖嫂一句：“谁像你！”胖嫂脸一红，不吱声了。不过邻里关系十分和睦，谁家有难事，只要言一声，众人定会伸手相助。就凭着楼字间的“一线天”，日出日落，刮风下雨，走在石板街上的乡亲们心里都知晓。

小镇原本很穷，没有公路，自然不通汽车，乡亲们去城里购物，上医院看病，孩子读中学，走亲戚乃至婚嫁迎娶等，全靠那条吱吱呀呀的小木船。于是，面对白茫茫、银闪闪的水面，小木船是小镇人唯一的交通工具，船的贵重不亚于当下的“奔驰”“宝马”，男女老少摇船的普及率也远远超过开汽车的。不过他们摇船无须什么证照，因为从小练就了打鱼摸虾的本领，而且还会哼几句吴侬软语的船歌。

如此这般的水乡小镇，因为有了那条湿漉漉的石板街，千百年来从未被人们遗忘。作家为它写下美丽的文字，诗人为它浅吟低唱，画家为它精心作画，摄影家为它拍特写……所有这些，都是为了表达心中浓浓的乡愁。这里，乡愁不再是一枚邮票，也不是一座桥、一条河、一棵树、一间房，而是经历千百年，延绵数万里，被千千万万的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踩踏过的那条湿漉漉的石板街。

湿漉漉的石板街，历尽了千年沧桑，写满了游子乡愁！

# 听古今

田之章

古人以史比镜，或冠以资治。历史好像一座孽镜台，能给我们照出事情的前因后果：谁创下千秋基业，惠及子孙后代；谁犯下深重罪孽，殃及后代子孙。它也像医案，在这本总账上，记着国民的疾病与健康、症候与结果。人们看了未必找得出方剂，可以去病除根，但至少总可以自肃自戒，警惕不要再犯同样的病。再好一点，从这里看出些卫生保健的方法来，也说不定。历史又像是路标，它立在民族前行的无限行程的路旁，一方面记录经过的里数，一方面指给我们：这里是连续的转弯，需要减速并谨慎驾驶；那里是平坦的大道，但也不能太快，防止平路有倾险。

明代史学家王夫之说：“所贵乎史者，述往以为来者师也。”国外的史学家也说，历史的用处，是在警告我们不要再如此。这些话，都说得很对，也说得很好。我们读历史，知道一点过去的事情，看看哪些是好的，哪些是坏的，从而引以为戒，不要重蹈覆辙。古人云，殷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。我们平常也说，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，正是同一个意思。

明代的何良俊，任翰林院官员时，到南京首谒名臣双江先生。先生问：“别来二十年，做得甚么功夫？”何对曰：“二十年惟闭门读书，虽二十一代全史，亦皆涉猎两遍。”不料先生说：“汝吴下士人，凡有资质者，皆把精神费在这个上。”言下之意颇不以为然。何听了也不大痛快，在他的笔记里写道：“夫三代而下，以至于今，越历既久，凡古人已行之事，何所不有？若遇事变，取古人成迹，斟酌损益，庶有依据”，如果师心自用，一遇变故，则茫无所措，遂至于率意定方，误投药剂，“非但无救于病，其人遂成沉痾矣”！何良俊重历史，这番话，说得其实是尽情理、有道理的。

明末著名思想家顾炎武，也在其代表作《日知录》里感慨：“固有不识经术、不通古今，而自命为文人者矣。”在他看来，文人的“华而不实”与“无足观”，都是“不通古今”的结果。在这位学问家眼里，这样的人是算不上真正的文人的。

古今类似于历史，但与历史中的正史还稍有区别。所不同者：正史好像人家祖先的神像，画得特别庄严一些，从这上面可以看出子孙的面影；古今则更有意思，那是行乐图小照之流，更充分地保存真相，往往令观者拍案叫绝，叹遗传之神妙。

不管怎么说，在儿时的记忆里，听古今总是一件愉快的事。明代文学家、“公安派”代表人物袁中道在给其大姐五十岁写的寿序里，深情回忆了姐弟三人围坐在祖母身边，一起听大哥、后来同是“公安派”代表人物的袁宗道讲古今的情形：

“每寒夜，祖母燃爇，呼四人坐。伯修喜谈说古今事，姊喜听，惟恐语止，煮茶款待他们。伯修复说鬼神奇怪事，并缕饰添加以相恐吓。姊与予皆胆薄，灯火灭灭，风吹纸窗，真如有物至，大骇啼而走。伯修拊掌大笑为乐，如此以为常。”正以此故，“姊于经史百家及稗官小说，少时多所记忆”。

听古今、说古今，亦可见古今人情相去不远。



空谷清音（中国画）

郑小珊

大地

欢迎搜索“rmbwy”，关注“人民日报文艺”微信公众号。

本版邮箱：fk@people.cn。